



世界经典名著

契诃夫短篇小说选

(六)

〔俄〕契诃夫 著

刘明军 译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变 故	1
不同寻常的人	7
村 长	13
房 客	20
赶 稿	26
怪 谁?	34
好 人	39
家 长	53
剧作家	59
卡尔卡斯	61
梦 想	69
磨坊外	80
泥 潭	88
庆祝会	112
我的家规	120
闲 人	122
嘘!	128
淹死的人	132
艺术品	137
灾 难	142
在路上	147

变 故

早晨。儿童室里窗玻璃上布满了冰花，可是灿烂的阳光照透冰花，射进来了。万尼亚是个六岁左右的男孩，头发剪短，鼻子象是一颗纽扣。他妹妹尼娜是个四岁的小女孩，头发卷曲，胖乎乎的，身材矮得跟年龄不相称。他们醒过来，隔着小床的栏杆互相气冲冲地瞧着。

“哎呀呀，这两个不害臊的！”保姆嘟哝说：“规规矩矩的人早已喝完早茶了，你们呢，却怎么也睁不开眼睛。”阳光在地毯上，墙上，保姆的衣裾上快活地玩耍，仿佛邀人跟它一块儿游戏似的，可是两个孩子没有注意这些。他们一醒过来就心绪不佳。尼娜撅起嘴唇，做出一脸的苦相，开始拖着长音说：“喝茶呀！保姆，喝茶呀！”

万尼亚皱起额头，心里寻思：该找个什么借口来哭它一场呢？他已经眯巴眼睛，张开嘴了，可是这时候客厅里传来妈妈的说话声：“别忘了给猫喝牛奶，现在她有小猫了！”

万尼亚和尼娜拉长了脸，大惑不解地互相瞧着，然后他俩一齐喊叫起来，跳下小床，只穿着小衬衫，光着脚，往厨房跑去，弄得空中满是他们的尖叫声。

“猫下崽子了！”他们嚷道：“猫下崽子了！”

厨房里长凳底下放着一只不大的盒子，这是斯捷潘给壁炉生火的时候用来搬运焦炭的。母猫正在盒子里往



外看。她那张灰色的脸表现出极度的疲乏，绿色的眼睛以及狭长的黑色瞳孔显得劳累，感伤。从她的脸容可以看出来，要叫她的幸福圆满，只差一件事了，那就是“他”，小猫的父亲，不在盒子里，想当初，她是那么毫无私心地献身于他的啊！她想咪呜地叫一声，就张大嘴，可是喉咙里只发出沙哑的声音。响起了小猫吱吱的叫声。

两个孩子就在盒子跟前蹲下，一动也不动，屏住呼吸，瞧着盒子。他们惊讶，震动，没有听见保姆不住抱怨，跟在他们身后追过来。他俩的眼睛里闪着极其真诚的欢乐。

家畜在孩子们的教育和生活中起着难以察觉而又无疑有益的作用。我们这些人有谁不记得那些强壮而慷慨的狗、好吃懒动的巴儿狗、关在笼里郁郁死去的鸟雀、迟钝而傲慢的火鸡、温柔的老母猫呢？我们为了解闷往往踩住老母猫的尾巴，惹得她们疼痛难熬，她们却仍然原谅我们。有的时候，我甚至觉得我们的家畜固有的耐性、忠心、原谅一切的秉性、真诚之类的品质，对孩子的头脑所起的作用，比起神情严峻、脸色苍白的卡尔。卡尔洛维奇的长篇教诲，或者女家庭教师极力向孩子们证明氢和氧构成水的时候那种叫人摸不着头脑的空谈来，要有力得多，也有成效得多。

“多么小啊！”尼娜说，瞪大眼睛，发出一连串快活的笑声。“象耗子似的！”

“一只，两只，三只……”万尼亚数着说：“三只小猫。”



那么，一只归我，一只归你，一只归另外一个什么人。”

“咪呜……咪呜……”生下孩子的母亲见到有人关心她，就受宠若惊，叫起来。“咪呜。”

孩子们把小猫瞧了个够，把它们从母猫身子底下抱过来，放在手里揉一阵，然后，觉得这样还不满足，索性用衬衫的底襟把它们兜着，跑到房里去了。

“妈妈，猫下崽子了！”他们嚷道。

母亲在客厅里陪着一个他们不认识的先生坐着。她看见孩子们没有漱洗，没有穿好衣服，把衬衫的底襟撩起来，就发窘了，瞪起严厉的眼睛。

“把衬衫放下来，不害臊！”她说：“快出去，要不然我就要罚你们了。”

可是孩子们既没理会母亲的吓唬，也没理会有外人在座。

他们把小猫放在地毯上，发出震耳的尖叫声。产后的母猫在他们身旁走来走去，用恳求的声调叫着。过了一忽儿，孩子们给拖到儿童室去穿衣服，做祷告，喝茶，可是他们充满热烈的愿望，一心想赶快摆脱这种平淡无味的例行公事，再跑到厨房去。

他们平素要做的事和游戏都丢在脑后了。

小猫的出世压倒一切，成了活的新闻和当前的大事。哪怕有谁向万尼亚或者尼娜提议，用一普特的糖果或者一千枚十戈比银币掉换一只小猫，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拒绝这笔交易。直到吃中饭为止，尽管保姆和厨娘提出激烈的抗议，他们却在厨房里盒子旁边坐着不走，



摆弄小猫。他们脸色严肃，聚精会神，露出关切的神情。他们不但为小猫的现在，而且也为它们的未来操心。他们决定把一只小猫留在家里陪伴老猫，好让老猫得到安慰，把另一只搬到别墅去，叫第三只住到地下室去，那儿有很多老鼠。

“可是它们为什么不睁开眼睛看人呢？”尼娜纳闷地说。

“它们的眼睛是瞎的，就跟叫化子一样。”

这个问题也惹得万尼亚心里不安。他着手翻开一只小猫的眼睛，嘴里呼嗤呼嗤地吐气，喘了很久，然而他的手术终于不见成效。他们给小猫送来肉和牛奶，可是小猫执意不吃，这也使得他们大为不安。凡是放在它们小脸跟前的吃食，统统由灰毛妈妈吃掉了。

“咱们来给小猫造小房子，”万尼亚出主意说：“它们住在各自的家里，大猫就到它们家里去做客。”于是厨房的各个角落里放了些硬纸做的帽盒。小猫给安置在帽盒里住下。可是这样分家，未免为时过早：大猫脸上保持着恳求和感伤的神情，走遍各个帽盒，把它的孩子都带回原地去了。

“它们的母亲是大猫，”万尼亚说，“可是它们的父亲是谁呢？”

“是啊，父亲是谁呢？”尼娜也跟着说。

“它们没有父亲可不行。”

万尼亚和尼娜考虑很久，要决定小猫的父亲应该是谁，最后他们选中了枣红色大马，尾巴已经被扯掉，如今丢在楼梯底下的储藏室里，跟别的玩具一起，没人要



了。

他们就从储藏室里把它搬出来，放在盒子旁边。

“要注意！”他们告诫它说：“你就站在这儿管住它们，叫它们规规矩矩。”

这一切都是以极其严肃的方式说出来、做出来的，他们的脸上露出操心的神情。

在万尼亚和尼娜的心目中，世界上除了盒子和小猫以外，别无他物了。他们的欢乐是无边无际的。不过他们也不得不经历沉重而痛苦的时刻。

吃中饭前，万尼亚在父亲的书房里坐着，瞧着桌上出神。

一只小猫在灯旁一张盖着官印的公文纸上打滚儿。万尼亚瞅着它的动作，时而用铅笔，时而用火柴戳它的小嘴。忽然，仿佛从地里生出来的一样，他父亲在桌旁出现了。

“这是什么东西？”万尼亚听见气愤的说话声。

“这……这是小猫，爸爸。”

“我要叫你知道什么叫小猫！你瞧你干的好事，可恶的孩子！你把我的公文纸全弄脏了！”

使得万尼亚大吃一惊的是，爸爸不象他那样喜爱小猫，非但不赞叹和高兴，反而拧着万尼亚的耳朵，叫道：“斯捷潘，把这讨厌的东西拿走！”

吃饭时候也出了乱子。饭桌上的人正在吃第二道菜，突然听见吱吱的叫声。

大家开始追查原因，发现尼娜的小围裙底下有一只小猫。



“宁卡，离开饭桌！”父亲生气地说：“马上把小猫都扔到污水坑里去！家里不准有这种讨厌的东西！”万尼亚和尼娜吓坏了。让小猫死在污水坑里，除了残忍以外，还会害得母猫和木马失去它们的孩子，盒子就要空荡荡，又会破坏未来的计划，那个美妙的未来的计划：让一只小猫安慰它的老母亲，另一只住到别墅去，第三只在地下室里捉老鼠。孩子们哭起来，为小猫讨饶。父亲同意了，可是有个条件，不准孩子们到厨房去动小猫。

饭后万尼亚和尼娜在各个房间里逛荡，苦恼不堪。禁止到厨房去的命令弄得他们无精打采。他们不要吃糖果，他们闹脾气，对母亲撒野。傍晚彼得鲁沙舅舅来了，他们就把他拉到一旁，对他抱怨父亲，说父亲要把小猫丢到污水坑里去。

“彼得鲁沙舅舅，”他们央求舅舅说，“你跟妈妈说一声，把小猫搬到儿童室来住。你说一声吧！”

“行了，行了……好吧！”舅舅说，对他们摇摇手，要他们走开。“可以。”

彼得鲁沙照例不是一个人来的。涅罗也跟着他来了，那是一条丹麦种的大黑狗，耳朵耷拉着，尾巴跟棍子那么硬。这条狗不大叫唤，神态阴沉，充满个人尊严感。它见到两个孩子，理也不理，从他们身旁走过去，摇着尾巴拍打他们，就象拍打椅子似的。两个孩子满心痛恨它，可是这一次，实际的考虑压倒了他们的感情。

“你猜怎么着，尼娜？”万尼亚睁大眼睛说：“就让涅罗代替那匹马做小猫的父亲吧！那匹马是死的，涅罗到底是活的嘛。”



整个傍晚，他们一直盼着爸爸坐下来打纸牌，他们就可以趁人不注意，把涅罗领到厨房里去。最后爸爸总算坐下来打牌了，妈妈忙着张罗茶炊，没顾到两个孩子。

幸福的时刻来临了。

“咱们走吧！”万尼亚小声对妹妹说。

可是这时候斯捷潘走进来，笑着宣布说：“太太，涅罗把小猫全吃了！”

尼娜和万尼亚脸色煞白，惊恐地瞧着斯捷潘。

“真的，太太……”听差笑着说：“它走到盒子跟前，就吃开了。”

孩子们以为，这所房子里所有的大人都会大吃一惊，找坏蛋涅罗算帐。可是那些大人却心平气和，坐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光是为那条大狗的胃口诧异。爸爸和妈妈都笑了。涅罗在桌旁走来走去，摇晃尾巴，洋洋得意地舔嘴唇。只有母猫惶惶不安。她竖起尾巴，在各个房间里走动，怀疑地瞧着那些大人，呜呜地哀叫。

“孩子们，现在已经九点多钟了！该睡觉了！”妈妈嚷道。

万尼亚和尼娜躺下睡觉，他们流着泪，久久地想着受了委屈的母猫和残忍、无耻，却又没有受到惩罚的涅罗。

不同寻常的人

夜里十二点多钟。担任助产士的老处女玛丽雅·彼



得罗芙娜·柯希金娜的门外，站着一个高身量的上流人，戴着高礼帽，穿着带风帽的制服大衣。在黑暗的秋夜，他的脸和他的手都看不清楚，可是他咳嗽和拉铃的神态却流露出庄重，沉稳，甚至有几分威严。他拉过三次门铃后，房门打开，玛丽雅·彼得罗芙娜本人出来了。她穿着白裙子，外面披一件男大衣。她手里举着一盏小小的灯，扣着绿罩子，灯光把她那带着睡意和布满雀斑的脸、精瘦的脖子以及从包发帽里溜出来的稀疏的棕色头发一概染成绿色了。

“我可以见一见助产士吗？”那个上流人问。

“我就是助产士。您有什么事？”

上流人走进前堂，玛丽雅·彼得罗芙娜看见面前站着一个高身量的男人，身材匀称，年纪已经不轻，可是生着一张英俊而严峻的脸和浓密的连鬓胡子。

“我是八品文官基利亚科夫，”他说：“我来请您到我妻子那儿去一趟。劳驾快一点。”

“好，先生……”助产士同意说：“我马上去换衣服，麻烦您在客堂里等我一下。”

基利亚科夫脱掉大衣，走进客堂。小灯微弱的绿光照着价钱便宜的家具以及打过补钉的白色布套，照着寒伦的花朵，照着攀附着长春藤的门框。屋子里有股天竺葵和石炭酸的气味。墙上的小挂钟胆怯地滴搭响着，仿佛看到外来的男人感到难为情似的。

“我准备好了，先生！”大约过了五分钟，玛丽雅·彼得罗芙娜走进客堂来，她已经换好衣服，洗过脸，精神抖擞地说：“我们走吧，先生！”



“是的，得赶快去……”基利亚科夫说：“顺便，我想提一个不算多余的问题：您接生要多少钱？”

“说真的，我也不知道……”玛丽雅·彼得罗芙娜说，不好意思地微笑。“随您给吧。”“不，我不喜欢这样办事，”基利亚科夫说，冷冰冰地定睛瞧着助产士。“俗语说：诺言重于金钱。我不想沾您的光，您也不要沾我的光。为了避免纠纷，我们还是事先讲定价钱比较妥当。”

“我，说真的，不知道。这没有固定的价钱。”

“我自己也工作，因此习惯于尊重别人的工作。我不喜欢不公道。如果我没有给足您钱，那就跟您多要了我的钱一样，在我是同样的不愉快，为此我坚决主张您说出您的价钱。”

“要知道，价钱很不一样！”

“嗯！您决定不下来，这我不能理解，不过既然如此，我只好自己来定价钱。

我可以给您两卢布。”

“您说什么呀，求上帝怜恤吧！”玛丽雅·彼得罗芙娜说，脸红了，往后倒退一步。“我都觉得不好意思了。与其拿两卢布，我还不如不要钱的好。这样吧，要是您愿意的话，五卢布好了。”“两卢布，一个钱也不添了。我不要沾您的光，可是我也不打算多出钱。”

“那也随您，先生，不过只给两卢布，那我不去。”

“可是按照法律您没有权利拒绝。”

“好吧，那我不要钱，白去一趟就是了。”

“我不打算白白麻烦您。各种工作都应当得到报



酬，我自己也工作，我明白。”

“只挣两卢布，我不去，先生……”玛丽雅·彼得罗芙娜温和地申明说：“要是您乐意，我不要钱去一趟倒行。”

“既是这样，我很抱歉，白白打搅您了。我荣幸地向您告辞。”

“您这个人啊，说真的……”助产士说着，把基利亚科夫送到前堂。“那么这样好了，要是您乐意，给三卢布，我就去。”

基利亚科夫眯细眼睛，聚精会神地瞧着地板，整整考虑了两分钟，然后坚决地说：“不行！”他说完，就走到街上去了。助产士又惊讶又难为情，等他走后，就关上门，回到卧室去了。

“这个人相貌漂亮，气度庄严，可是多么古怪呀，求上帝跟他同在吧……”她躺下，暗自想道。

可是还没过半个钟头，门铃又响了。她从床上起来，不料在前堂里又看见原先那个基利亚科夫。

“如今的世道真也乱得出奇！”他说：“药房里的人也罢，警察也罢，扫院人也罢，谁也不知道别的助产士的住址，这样我就不得不同意您的条件了。我给您三卢布就是，不过……我要预先申明一下：我雇用女仆，以及一般说来使用别人的劳力，总是事先讲定，到付钱的时候决不加钱，也不给小费什么的。各人应当拿各人该得的收入。”

玛丽雅·彼得罗芙娜听基利亚科夫讲话没有多久就已经觉得他讨厌，惹人反感了，他那四平八稳的话语压



在她心上象一块沉甸甸的东西。她换好衣服，跟他一块儿走到街上。四下里静悄悄的，可是天气寒冷，乌云密布，连路灯的亮光也看不大清。稀泥在脚底下咕唧咕唧响。助产士凝神细看，却瞧不见出租马车。“大概路不远吧？”她问。

“不远，”基里亚科夫阴郁地回答说。

他们穿过一条胡同，又穿过一条，再穿过一条。基里亚科夫只顾迈步走着，就连他的步态也流露出庄重和沉稳。

“多么可怕的天气啊！”助产士跟他攀谈说。

可是他庄重地沉默着，显然极力在平滑的石头上走，免得踩坏他的套靴。经过长久的步行，助产士终于走进一个前堂，从那儿可以看见布置得很体面的大客厅。各处房间里连一个人影也没有，甚至产妇躺着的卧室里也是如此。大凡在分娩的地方，亲戚和老太婆总是多得数不清，可是这儿却一个也看不见。只有厨娘带着呆板而惊恐的脸相东奔西跑，象中了邪似的。传来响亮的呻吟声。

三个钟头过去了。玛丽雅·彼得罗芙娜在产妇的床上坐着，小声说话。两个女人已经趁这段时间互相认识，彼此熟悉，一块儿闲谈、惊叹了。

“您可不能说话呀！”助产士不安地说，可是她自己又不住地问这问那。

后来房门开了，基里亚科夫本人静悄悄地走进卧室来，神态庄重。他在椅子上坐下，摩挲着连鬓胡子。紧跟着是沉默。



……玛丽雅·彼得罗芙娜胆怯地瞧了瞧他那漂亮而不带感情、象木石一般的脸，等着他开口讲话。可是他死不开口，不知在想什么心事。助产士白等了很久，就决定自己开口，说了一句在分娩的场合照例要说的话：“是啊，感谢上帝，世界上要添一个新人了！”

“是的，这是愉快的，”基利亚科夫说，脸上保持着木石一般的神情，“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多一个孩子就要多一笔开支。孩子不是天生就吃饱穿暖的。”

产妇的脸上露出负疚的神情，仿佛她没得到批准，或者出于无聊的奇想，就把一个活人生到世界上来了。基利亚科夫叹口气，站起来，庄重地走出去。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啊，求上帝保佑他……”助产士对产妇说：“脾气那么严厉，连笑都不笑一下。”产妇说，他素来就是这样。他为人诚实，公正，慎重，精打细算，然而所有这些品质都达到了不同寻常的程度，弄得一般人都感到受不了。亲戚同他不和，仆人干了一个月就待不下去，没有人跟他来往，妻子儿女老是心情紧张，每走一步路都要担惊害怕。他不打人，不骂人，他的美德远比缺陷多，不过每逢他离家出外，大家却感到自在得多，轻松得多。为什么会这样，连产妇自己也不明白。

“那些盆子得收拾干净，放到储藏室去，”基利亚科夫又走进卧室里来，说。

“这些小瓶也要收起来，将来有用处。”

他讲的话都很简单，平常，可是不知什么缘故，助产士却心惊胆战。她开始怕这个人，每次听到他的脚步



声就打冷战。早晨她准备辞去的时候，看见基利亚科夫的小儿子，一个面色苍白、头发剪短的中学生，正在饭厅里喝茶。基利亚科夫站在他对面，用四平八稳的声调说：“你会吃饭，那你也得会工作。喏，你刚喝下一口茶，可是你大概没有考虑到喝这口茶是要花钱的，至于钱，是靠劳动挣来的。你要一面吃，一面想才是。”助产士瞧着男孩呆板的脸容，觉得连空气都沉重了，再过一忽儿，那四堵墙也会经不住这个不同寻常的人的威风而倒下来。她害怕得心慌意乱，对这个人生出强烈的反感，就拿起她的小包袱，匆匆走出房外。

半路上，她想起她忘记索取那三卢布了。可是她停住脚，站一会儿，想了想，却挥一挥手，仍然往前走去。

村 长

某某小县城一家肮脏的小饭铺里，村长谢尔玛靠一张桌子坐着，正在吃一盆油腻的粥。他不住吃着，每吃完三匙粥就喝下“最后一杯酒”。

“就是嘛，我的好人，农民的案子很难办！”他对小饭铺老板说，在桌子底下扣上他那些不时松开的纽扣。“是啊，老兄！农民的案子复杂得很，连俾斯麦也应付不了。要办这种案子就得有特别的头脑和才干。比方说，为什么庄稼汉都喜欢我？为什么他们象苍蝇似的追着我不放？啊？我能吃带油的粥，别的律师却连油星都沾不着，这是什么缘故？这都是因为我有才气，有本



事。”

谢尔玛喘吁吁地喝下一杯酒，尊严地伸直肮脏的脖子。这个人不单是脖子脏。他的手、衬衫、裤子、餐巾、耳朵……一概都脏。

“我不是有学问的人。何必说假话呢？我没有在大学毕业，不象学者那样穿礼服，可是，老兄，我可以不必谦虚，也不必惩办地对你说，象我这样精通法律的人，你在一百万人当中也找不到一个。那就是说，斯科平的案子我没审过，萨拉。别凯尔的案子我也没办过，可是要讲办农民的案子，那末任什么辩护人，任什么检察官……任什么人都不是我的对手。真的。只有我才能办农民的案子，别人都不行。哪怕你是罗蒙诺索夫，你是贝多芬，可要是你没有我这种才气，那你顶好别来干这一行。比方就拿烈普洛沃村的村长那个案子来说吧。你听说过这个案子吗？”

“没有，没听说过。”

“那个案子真妙，很要点手腕！普列瓦科都会栽跟头，可是我一办，就马到成功了。是埃……离莫斯科不远，老兄，有个造钟厂。那个工厂里，我的好人，有个工长是我们烈普洛沃村的农民叶甫多吉木。彼得罗夫。他在那儿已经干了二十来年。要是看他的身分证，那他当然是庄稼汉，穿树皮鞋的乡巴佬，可是论他的外表，那可跟庄稼汉大不一样。他在这二十年里入了上流，体面得很。你要知道，他身上穿着花呢的衣服，手上戴着戒指，整个肚子上绷着一条金表链，叫人走近不得！他完全不象个庄稼汉了。可不是，我的老兄！一年挣一千



五的工钱，厂里供房子，供伙食，老板跟他称兄道弟，所以他身不由己，当起老爷来了。他那副相貌，你知道，也真那个……

说话的人喝下一口酒：“也真威严。只是，我的老兄，这个叶甫多吉木。彼得罗夫忽然心血来潮，要动身到家乡，也就是到我们的烈普洛沃村去住一阵子。他本来过得挺好，可是忽然想回家乡了。造钟厂里的生活赛过蜜，这个工长似乎没有什么发愁的事，可是，你知道，家乡冒烟了。就算你到美国，发了大财，可你还是会惦记你这个小饭铺。他，这个好心人，也就是这样思念故乡。是埃他就向老板请一个星期假，坐上车走了。他回到烈普洛沃村里。他头一件事就是去看望他的亲戚。他说：“从前我在这儿住过。喏，我父亲在这儿放过牲口，我也在这儿睡过觉，‘等等……’一句话，他回想小时候的情形。嗯，他少不得也夸几句口：“你们瞧见了，老兄！当初我跟你们一样，也是个穿树皮鞋的，后来靠劳动，靠流汗，入了上流，有了钱，衣食饱暖了，’他说。‘只要你们肯好好干，你们也一样能成。’那些大老粗起初倒还听他说，称赞他，可是后来他们就想：“话是不错的，可爱的人，这些话甚至都挺好，可是你来了，于我们有什么好处呢？你到我们这儿来已经住了一个星期，可是连半瓶白酒都没请我们喝过。’他们就打发乡村警察到他那儿去。”

“‘叶甫多吉木，你拿出一百卢布来吧！’”“这是为什么？”“‘给我们村社的人买点酒喝。他们想喝一通酒来祝你长寿。’”然而叶甫多吉木是个稳重而信神的人。

